

意象创造与现代气息

——延佳黎的山水艺术

邵大箴

金台记：

百余年来，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中国形成了文化艺术西强我弱的格局。在实现中华文化复兴的历史大背景下，我们发出了在“多元”环境之下，以中华民族主体艺术为核心建设中国画“强元”的呼喊，并展开了实践探索，得到了众多有识之士的积极响应和支持。

中国画之“强元”必将是将对对中国画发展做出贡献的艺术家支撑。为此，我们推出了一系列的画家，延佳黎就是其中的一位。她是一个纯粹的画家，对于她的艺术成就我们将给予重点和持续的关注。



不尽云山故乡情

在当代中国水墨画坛，我们一方面欣喜地看到已经呈现出不同艺术形态多样并存的格局，而且涌现出许多探索创新的风格语言，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期待有更多既在当代文化情境中生发、又具有独立意识和鲜明个性的创造，以展现水墨艺术的当代生命力，使水墨艺术向着学术的高度延伸。在看到延佳黎的作品后，我由衷地感到，这是当代水墨又一番有个性、有深度、有价值的成果，它们是延佳黎几十年潜心探索的结晶，也为我们的视野和经验增添了新颖的景象。

延佳黎从西安美术学院毕业后，就一直扎根于西北大地和水墨艺术的探寻中。西北大地广阔的传统遗产和文化氛围给了她熏陶和滋养，她也自觉地秉承“长安画派”建立的艺术精神。“长安画派”对于她来说，既是具体名师名家的风格样式，更是整体的艺术品格和文化气象，其中作为视觉造型的语言特征是苍厚质朴的笔墨气韵和浑朴华滋的艺术意境。在延佳黎的作品中，首先可以看到“长安画派”的精神印迹，这也是她的艺术根植于地域水墨艺术语境的明显特征。在艺术的传承与创新这个关系坐标上，她找到了学术的正道，也让人看到她艺术中真正牢固的基础。正是这种基础，支持着她在长期的探索中保持着沉稳的心态，不急功近利，也不求闻达，在向向着学术高度的同时不断朝自己的心灵走去。



戏人

读延佳黎的画是一种享受，一种视觉和精神的享受。读画，人们的视觉和心理常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愉悦、兴奋、疲劳、沉重。真正的艺术创作，即使是内容悲剧性的作品，都是给人以审美兴奋和愉悦的，因为作品中传达出的感情真诚与深刻，以及表达方式的流畅，会使观众在作品前驻足阅读、欣赏时，不仅毫无疲劳感，反而产生激动和兴奋的感情。这里说的是写实的油画，至于属于写意体系的中国画，尤其是水墨山水画，不以反映客观物象为主旨，而以意象的笔墨语言表现物我合一与交融的境界，如果作者没有真诚的感情、沉静的心境，没有相应的艺术修养与技巧，是很难给观众以视觉上的愉悦感的，更不用说能激发起观众的兴奋之情了。延佳黎的作品之所以能夺人视线、拨人心弦，正在于它情感真挚、细致，语言委婉、亲切。

延佳黎接受过学院系统的教育，1991年她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并留校于国画系从事色彩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在二十来年的绘画实践中，她感受最深的是艺术创作决不能重复别人，而要有自己的独立创造。不同于一般画家的是，她勤于思考，热心研究艺术创造原理，研究中国画赖以存在的写意体系和意境说，比较中西绘画的同与异。经过艰苦的探索，她终于找到能够充分表达内心感情的水墨语言。

延佳黎的水墨山水画，既不同于传统

文人画的图式，又不同于当前画坛流行的中西融合体的表达方式。她依据艺术创作的普遍原理和传统文论的“意象说”，选择了适合她个性的绘画语言，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面貌。在延佳黎看来，艺术不分中西，均要求表达自己面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她的作品不以如实地反映客观物象为目的，而是表达自己的心中之象，传达象外之意、弦外之音。她特别重视形与意的关系，在她那里，山水中的形与神与其说是客观物象本身具备的特质，毋宁说是她对表现对象的认识和把握，含有相当主观的成分。这就导致同样是写陕北的山水，而与其他艺术家着眼于黄土高原的荒漠、苍茫与雄浑迥然不同，她创造出具有温情、柔和、湿润气氛的水墨作品。这是出自她作为女性艺术家的温柔性格对西北高原的特别认识或期待，还是由于她对艺术与自然关系的独立思考？我想，这两者兼而有之。延佳黎从道家阐述的“大象无形”的理论中感悟“形”的本质意义。她不拘泥于客观物象的形，而是依据客观自然给予自己的启发，表现自己感受和理解的自然而形，并赋予以神韵和精神。她运用自如地掌握客观对象与主观创造之间的度，在似与不似、具象与抽象之间施展自己的才智。她的创作讲究艺术语言抽象意味的美、追求“恍兮惚兮”的境界，在朦胧与清晰之间发挥创造的自由，表现中国画语言的魅力。

水墨画是运用水与墨在宣纸上融合的痕迹，传达丰富思想感情，并含有禅意的艺术。延佳黎深谙水墨语言的特性，她不仅在水与墨的融合上掌握有度，凭感觉去从容自如地掌控水墨以及其在宣纸上流淌、氲化、渗、染的过程，还靠自己的悟性与灵性，或利用偶然因素，随机应变地加以伸引，创造新的可能；或无中生有，有中见无，开辟新的天地。更值得注意的是，她善于运用色彩来丰富水墨画的表现力。

在文人画领域，尤其在山水画中，一直崇尚水墨为上的观念，色彩只占附属地位。延佳黎是一位对色彩十分敏感的艺术师，她有意突破传统水墨的程式，尝试水、墨、色三者有机地交融，创造新的图像和境界。对这一探索提供知识准备的是，她在西安美术学院工艺美术系学习过程中，曾接受色彩学课程的系统教育，她在色彩上的天赋受到油画专业教授湛北新先生和杨健健老师等人的指导和热情鼓励。在墨色融合中，她能自由地表现细致、微妙的神色、色度关系，得益于她具备的色彩知识储备和丰富的色彩修养。在当今中国画坛，能如此和谐地在画面上呈现丰富色彩感情的画家，还是不多见的。

艺术创作的奥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但其中最基本的要素是感觉。艺术家感觉的敏锐、细微和深度，在



延佳黎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创作的意义与价值，也以此提升欣赏者的艺术感知力，开启他们的心扉。延佳黎的山水画作品大多为满构图，在画面上，她机智、巧妙地把控笔墨的浓淡、虚实、强弱、轻重、深浅……用调和了淡彩、被弱化了的水墨线和块面，或隐或现地显示出山峦、树木、水流、建筑物以及人与动物形象，追求一种朦胧而又清纯、略带淡淡哀愁的艺术境界，不仅给予人们以抒情诗和音乐一般的享受，而且给予人们以美学的思考。这，又远远超越了艺术感觉的范畴，上升到美学感悟的高度。无疑，延佳黎是一位对人生和艺术有深刻感悟的艺术家。

延佳黎创造的这种艺术境界，与她平和、宁静的性格和淡定的人生态度，与她对传统山水艺术如何向现代转型的思考密切相关。水墨山水艺术向前推进和拓展，尽管有多种途径，但都离不开坚持传统的写意精神和意象造型这一基本原则，离不开与当代人的审美趣味相适应这一根本要求。显然，支撑延佳黎艺术思考和追求的是她对传统艺术的深刻认识，是她包括具有国际视野的艺术修养。从技法和技巧的层面去看，她的创作渗透了西画的一些元素，其样貌已与传统山水画有相当的距离，可是其融通、含蓄与儒雅的精神和气质，无疑是中国的；而其图式的新颖与独创，则散发出强烈的现代气息。

气质与品质

——延佳黎水墨艺术观后

范迪安

得她的作品从乡村的素朴出发，达到高极典雅的意境。

在画面色调的控制上，她主动削弱黑白对比，使用降低纯度的色调画出了精神化的“山水色泽”，这种色泽具有语言上的视觉稳固性和结构感，仿佛塞尚的《圣维克多山》系列那样，凝固了一种“历史的时间”。而在削弱黑白对比的画幅空间中，始终隐约透露出些微灵光，那些光斑风姿绰约，犹如刚刚启开的贝壳，闪烁着幽微的华彩和梦幻诗意的美。可以说，她在黄土基调上画出了水墨氤氲的气息，体现了淘洗后的笔墨素养，提炼出水墨语言新的神韵，也蕴含了对东方“禅”与“道”精神实质的体味，这是一种对中国传统水墨画“澄怀味象”的追索和体现，也印证了她对生命世界的敏感和将其转化为笔墨感受的聪慧。

第三个特点当然要论及延佳黎作为一个女性艺术家的独特心性。凭借其细腻和丰富的造型感觉以及在水墨表现上良好的手感，她将画境引入一个与世无争、人烟罕及却诗意盎然的宁静居所，这不仅是她绘画主题的落脚点，更是她为自己营造的心灵栖居之地。她作品中柔软而不甜腻、轻盈而不轻浮的色泽和运笔轨迹，显示了她作为女性艺术家的感性优势，也正是在极为朦胧含蓄的画面氛围中，溢出她的艺术气质和语言品质。她的画作有一种兼具精神和语言的“透明性”，让人感到她在自己可感、可知、可游的精神境遇中获得了心灵的澄明。

毫无疑问，在当代艺术的发展格局中谈论水墨艺术的发展一直面临诸多问题，尤其在国际化大环境下，中国传统水墨画因其笔墨程式的高度成熟及语言形式的突围困境，要么处于被质疑和声讨的氛围中，要么被当代艺术的国际议题所忽略。然而，在探讨全球与本土的课题之时，水墨画又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关卡，使得我们仍需在当代水墨的整体创作面貌中寻求答案，特别是在水墨艺术的烟云迷雾中澄清个体艺术家的创作观念及形式的独创性。当代水墨的进展依赖艺术家自身对传统材料的坦然继承和独立发掘，依赖艺术家自己对当代艺术美学的敏感体会和独辟蹊径，而所有这些都当回到画家基于纸上天地的耕耘，需要画家对技法、材料的不断

试验和敢于突破的生活激情。延佳黎在继承发扬“长安画派”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当下，苦修笔墨，关照内心，凭籍丰厚的文化积淀，浓郁的乡土情愫，以新的审美情怀和语言方式，呈现了“当代水墨”的艺术理想，这让人观其画作，视域为之一新。



观自在佛

主持人：李树森
电话：010-65363425
E-mail: haiwaiban@126.com
人民书画艺术网：
www.people-art.com.cn
北京九州金台书画院